

英烈寂然长眠

◎袁占才(河南鲁山)

党的百岁生日前夕,鲁山二高黄新成老师来电,言说县城琴台前挖出一块烈士墓碑,询问这块碑该上报哪个单位保护起来,碑上所刻烈士的情况能否弄清楚。

墓碑高一米,宽半米,右下角残缺。碑上字迹依稀可辨,中间竖刻“朱耀荣烈士之墓”,右上署“皖合肥市”,左下署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,落款日期“一九七〇年”。

我辗转联系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建群。翌日,徐局长电话回复我:墓碑已拉往昭平湖畔烈士陵园予以保护;该烈士,我县英烈谱上有名,乃1970年修建四棵树乡境内“秘洞”军事设施时牺牲;至于烈士生平事迹,如何牺牲,碑何以辗转至此,没有记载。

英灵回到他应该魂归的地方。而令我惴惴不安的是,烈士家属应该知道亲人牺牲,但路途遥远,几十年间,他们是否来过鲁山祭扫呢?

时隔一天,县政协通知我参加《鲁山文史资料》红色专辑出版发行仪式,我把此事告知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石随欣。石主任叹息说,如果早些发现,把这件事详细写成文史资料,可入编编辑。石主任还告诉我,我县辛集乡一名烈士1948年牺牲,直到2018年,家人才得知他牺牲在了县西团城乡境。英烈去世70年,家人方得知其下落,到底是何因由?石主任说,具体情况,可询问团城乡的范钦宪先生。

范钦宪是鹰城好人、市县道德模范、诚实守信河南好人,因义务守护团城乡烈士陵园而备受尊崇。他所在的团城乡,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的地方,也是解放战争乃至解放后剿匪的主要战场,许多红军和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这片热土上。这些烈士遗骨,当时受条件所限,多随地葬于荒山野岭。2006年开始,范钦宪历时两年多,走遍团城以及周边乡镇,走访80岁以上老人200多人,寻找烈士骨骸,用自家桐树做棺,重新装殓,迁葬于团城乡烈士陵园。范老还自费买来松柏、荆桂等长青树种600余株,装扮美化陵园。2008年,他干脆把家安在陵园东墙外,日日陪伴守护园内29名英魂。

我拨通范老的手机,通话将近一个小时,询问石主任所说之事。范老告诉我,这名烈士叫付大光,鲁山辛集乡荆坳村人。1947年,国民党逼丁,弟兄二人必得去一个,哥说:我已结婚有了孩子,为咱付家留了后,我去。弟弟付大光说:你去了,嫂子和小孩怎么办?我光棍一条,我去。两人争执不下。第二天早上,哥哥起床,收拾停当,待推开弟弟屋门告别时,发现床上空空无人,弟弟付大光已先一步当壮丁走了。这一别,再无音讯。付大光的哥哥一家人一直以为,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兵,要么去了台湾,要么死在了战场。直到2008年,付大光哥哥去世多年,有人建议他侄儿,可到县民政局查查。一查,鲁山英烈谱上果然有名,这才寻踪找到了团城。当年秋罢,付大光的侄儿携同子女等十几口人,赶往团城烈士陵园祭奠,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。

范老说,付大光是在团城剿匪战中,牺牲在了团城乡的玉皇庙,埋在了枣庄。与其一同牺牲的还有另外两名战士,其中一名是登封籍女战士。这3人的遗骨,都是经范老之手,安葬到烈士陵园的。在寻找骨骸、迁葬过程中,当地耄耋老人介绍,付大光是国民党军投诚起义人员,投诚后直接参加了解放军,在豫西剿匪。关于那位女烈士,范

老曾去函并专程赴登封调查走访,无果。

通话中,范老又说到团城石碑湾烈士王全。王全解放前为镇平地下党员,每每夜里回来看望老娘。1947年11月鲁山解放,1948年秋,王全又回来时,有人给土匪报了信。土匪捉住王全后,把他绑在树上,用刺刀抵住脖子严刑拷打,让王全承认共产党员身份。王全至死未承认。土匪把王全母子杀害后,庄上老百姓不忍母子暴尸野外,当夜用两块木板偷偷把他们抬到山上埋了。50多年后,范老在把王全母子尸骨迁移烈士陵园时发现,因为埋葬匆忙,母亲的坟在上,儿子的坟在下,母亲的身旁还有三块大洋。可能是王全孝敬老母亲的钱,老母亲装在衣兜里,被害后,没人翻动老人衣兜。

范老还介绍,他曾前往栾川,收集烈士徐明的骨尘。家住鲁山耿集街(今被昭平湖淹没)的徐明,携全家到栾川做地下工作。在一处叫牛屁股眼儿沟的地方,徐明被国民党残余用粗绳绑到两棵树间裂尸;妻子护丈夫被一枪打死,幼女哇哇哭着被摔死;长子被踢下悬崖时侥幸绊住一棵小树,被好心人家收养,次子被当场卖掉,两个孩子都改了姓。解放后,徐明的妹妹把徐明次子赎回,现如今,其后代在团城乡泰山庙居住。

几位烈士牺牲时的凄惨状况及其家人的遭际,听得我唏嘘泪坠。

我老家张飞沟有位邻居叫范仓,是一名党龄50年的老党员。他曾多次向我介绍,1947年11月23日夜,陈谢兵团9纵27旅解放鲁山县城,当天上午,解放军在张飞沟村北坡阻击国民党军,一场激战后,部队又前往追击撤退的敌军。时年12岁的范仓上山拾炮壳,发现一位年约20岁的伤员,于是喊来鸪吴村的表叔吴宝善一同施救。因小战士伤势严重,肚子上有血窟窿,肠子都流到了外面,未能救活。当夜,范仓和他父亲把烈士手脸洗净,肠子回填,遗体深埋。之后,每年清明与农历十月初一,范仓都要上坟祭奠。后因征地、修建公路,范仓两度迁坟保护烈士墓。我让范仓把此事写成文史资料,有人提出疑问,已过杖朝之年的范仓,骑自行车跑了附近6个村庄,拜访了8位耄耋老人,取回5份证明材料予以说明。

上述几位英烈,一幕幕,活生生,仿佛就牺牲在昨天。听着知情人的介绍,我止不住一次次地感叹、落泪。他们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,虽寂然长眠,但历史没有忘记他们,人民没有忘记他们,很多人都在守护着他们的英灵。值此建党百年,我用一颗虔诚的心,用有限的文字,把他们从记忆深处寻觅出来,昭告天下。

小康路上追梦人

◎郭国朋(河南郟县)

在郟县堂街镇龙王庙村,经常可以见到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,他就是被称为“愚人”的赵成新。

赵成新出生于1951年2月,今年70岁,是一个倔强又有梦想的人,一生做了三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

第一件事,就是为龙王庙村修了一条过山隧洞。

龙王庙村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岭,叫金锁山。金锁山的南坡是一条有着百多亩肥沃土地的土龙沟。为了耕种土龙沟的土地,村里人要翻越金锁山,很不方便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村民赵成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他自告奋勇,拿起铁镐锄头,拉了一辆架子车,在金锁山北坡钻山打洞,决心要打通一条通往山南的生产路。当时,生产队里的社员们都认为不可能,工具落后不说,就赵成新那瘦小的身板,想打通有着坚硬岩石的山洞,何等困难。大家都认为他是痴心妄想。可倔强的赵成新偏偏不信这个邪。每天早上他五点起床,点上一盏罩子灯就开始挖山了。

当时,金锁山上森林茂密,山里湿气很大,再加上长时间的劳累辛苦,赵成新的脸上经常出黄水疱,水疱被抓烂后又结成了痂。不过这些都挡不住赵成新打山洞的决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从1974年冬到次年春,经过110天的艰苦奋斗,一条长86米、高3米、宽3米的生产隧道被打通了。从此,龙王庙村的社员们去山南种地,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。赵成新的善举,受到了百姓的称赞和政府的肯定。大家都称他为“愚人”,寓意愚公移山。

第二件事,就是在金锁山洞门前修路。

从隧洞出来到龙王庙村正街,有一段缓下坡土路。虽然能走,但是一遇雨天,行走极不方便。赵成新决心把它修成石子路,他自己在山上打石,再一块块背到路上砌成路基、路沿,中间再填上碎黄石。从2013年冬至2014年春,几个月的时间,赵成新硬是修成了一条宽45米、长100米的碎石路。路修好后,村里人再也不用发愁雨天踩泥了。

第三件事,就是建成“花果山”。

金锁山以前虽然有树,但大多是灌木。为了把金锁山变成“花果山”,赵成新决心在山上种果树。他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知识,买来树苗在山上一棵一棵种起来。经过十几年的辛苦种植和精心管理,现在山上已种有3000多棵柿树、1000多棵枣树,还有不计其数的核桃、杏等。这些树现在都已挂果。春来花满山,秋来果飘香,金锁山成了地地道道的“花果山”。

赵成新这个身材单薄的小老头,一生都在做不平常的事。在奔向小康生活的道路上,他永远是一个追梦人。

